

片碎的石化

Dec. 25, 1923.



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

圖書館

分類號數

登記號數

T211

登記13年12月24日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P. R. C.

化石的碎片

自序

趁我現在還沒變做化石，很可以做一些兒我自己所願意做的事情；然而我終究要變做化石的。假定一個人的壽命，只有七十歲，那末，離做化石的時期也不遠了；進一層說：實在是全生命的二分之一弱早已變做化石了，不過還有二分之一有奇的化石，現在正才繼續堆積。我想；我回想這已成的差不多二分之一化石，雖然是碎亂的，沒有像水成岩的整齊而明晰；然而東麟西爪，未始毫無線索可以推求；雖沒有最近二十年前湯陰的龜甲獸骨和本年新鄭孟津兩縣的古物一樣的有文化上的關係；然而個人的思想和他的時代精神，未始不可供歷史家的研究。我只希望把這已成的化石碎片搜集攏來——對於人家的喜歡不喜歡，我可管不得；材料的有沒價值，我更無用心的必要。——只要能想的想得起，要寫的寫得出，我搜集的功夫，可便算完了。將來搜集完全了，不出土，或者永遠的不出土，這又是另一個的問題；然而化石終究是化石。我想；我也很願意的！

化石的碎片

以上是我當時的一些感想。現在我搜集的功夫總算完了——雖然只有我已成化石的三分

之二。好在其餘的三分之一，在朋友贈我的和我自己別篇的作品裏都有，——只要我全體變做化石的時期沒有這樣的快——搜集是不難的。比來，天寒日薄，硯冰筆凍，我想也可以休息了。不知道我的心裏爲着甚麼？忽然又要把這已搜得的材料去發刊，急急乎先要把牠出土，不是太無聊嗎？然而我也只有照着我心裏所願意的去做，因爲我對於牠從沒一次拒絕過，正和以前牠要求我去搜集一樣。發刊也好，出土也好，橫豎我的心能得安甯，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如果有和我同情的朋友，肯給我客觀的批評，這是我望外的榮幸。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雪門

一 爲什麼不關照呢

距今三十年前，我還像一箇爬虫動物，起居行動，要別人來代我負責；那時負這個責任的是一位張媽，我是叫她阿姐的。有一天她抱着我走出大門，站在賣餛飩人的擔傍。大門口進進出出好多人；因爲舅舅的婚事剛了，拆喜棚的司務和還物件的幫工，正是他們盡職責的時期。她不知看見了甚麼，好像尋物似的沿着大牆轉到後門；又從後門趕緊的轉向家裏；我口

裏還嚷着要糖，她已轉到外祖母的窗檻外面了。「太太！今夜要當心！」她這樣無頭無腦的說：我外祖母清瘦的面龐，帶着一副圓眼鏡，正才做活。她緩緩地說：「阿張，你老是大驚小怪的，現在又看見了甚麼？直着聲亂嚷，不要把孩子嚇壞啊！」「太太！這是實在的！我不說誑！確實有一箇人負一枝長竹竿，從大門轉到後門；又從後門轉到大門；來來往往好多次了。而且把竹竿倚在牆頭，不要是賊罷？他是來看路徑的？您不信？請另打發人去看！」說完了又走出門外去。我因為看不見甚麼，纏着她問：甚麼是叫做「賊」甚麼叫做「看路徑」？她就坐在大門的階石上，給我講賊的故事。我怕了，兩隻眼睛閉得緊緊的，就漸漸地睡熟了。

這一晚睡的時候，我的母親舅舅都坐在外祖母房裏談阿嬀日間的事情；桌上菜油燈盞上結了一個頂大的燈花——外祖母是很歡喜燈花的，說是財香，老不肯讓人剔去。——霹拍一聲，燈花四散，室裏驟放光明。外祖母說：「燈花爆，賊無告；賊在門外聽，賊拿來釘。」舅舅說：「我們無事防做有事，總還是小心一些好。」母親說：「阿王，你關照堂後睡的衆人一聲——大家今夜小心些。」阿王是養我母親的，我是叫她婆婆，她和我都睡在外祖母的

後房；不過我和阿姆睡在一起，她是一個人獨睡的。當時她就敲着右首板壁，說：「太太，叫你們衆人今夜驚心一些！」睡在堂後的一個木匠一個米司一個裁縫匠和一個更夫，都高聲的答應了。母親舅舅去了，我也睡熟了。

睡到不知道多少時候，我給外祖母和婆婆前後講話的聲音驚醒了。外祖母說：「阿王！你聽見嗎？」婆婆說：「唔！太太，這是什麼呀？」我的耳朵裏也聽見外祖母窗檻外有好像賣元宵的敲聲——督督督。「阿王！你關照堂後的人一聲！」「太太！太太！我們早已聽見了。」

「接連的便是巡更聲，開門聲。」阿唷！不好！！太太敲鑼呀！」便聽見衙堂裏跑進來有許多重濁雜沓的脚步聲，外祖母下床鳴鑼聲，房門碎裂聲，「老婆子！你敢敲！」聲，鑼墜地聲。我從被裏掙出來蹲在枕上，覺得房裏很亮，許多人塗着臉，有拿火把的，有拿棍的刀的，逢稍便劈，逢廚便搗，逢衣裳便丟在地上打包；我好看的一件紅棉襖，也給他們找出來丟給打包的人。「這是我的……」我剛要和他們說，我的嘴就給阿姆捫上了；而且把我拖進被裏去，我還看見帳門裏伸進一隻黑的手來。「他是小孩子，他還沒有三足歲，他是親戚家裏的孩子！」我阿姆這樣的說：「怪可愛的孩子」我那時覺得手臂上觸着很粗的幾個指頭：要抬

頭看誰給我說話，却被阿姆把我眼睛也捫上了；只有一個大的綠圈子，在眼前亂滾。「走！走！」檐外粗聲的喊着；外祖母房裏好像有雷物移地的聲音。「走！走！走！」好像又一個人奔進前房裏來；接連又是木棒擊物聲，重物倒地聲，跑步聲。靜了片刻，阿姆的手掌放開了；我的眼前都是一粒一粒的綠色小星，顛巍巍向着帳頂裏閃爍。母親和舅舅各拿了一枝獨進來，說：「母親，什麼樣？」外祖母直着聲音說：「不礙事！可惜米司務手臂被傷了！」「孩子！沒有醒嗎？」阿姆說：「他方才還蹲在枕上講話哩，是給我硬拖進被裏的。可憐媽（阿王）的壽衣都給他們搶去了，我在帳裏看得十分明白。」於是房子裏重新點起燈來；什麼人都起來了；外祖母房裏的人分外的多——左鄰右族——都鬧嚷嚷的來問詳細；外祖母一個人答應不過來，便是婆婆阿姆替她帶羅。那時我的耳朵又漸漸地模糊起來了，忽聽得外祖母說：什麼？范家老公公！你們看見搶犯從牆上進來？……為什麼……不關照……呢……

二 范家老公公

外祖母的房子很多，左首向南三間一層的樓房租給一家姓范的居住。范家的主人，也只

有四位，老公公和他的一位寡居婦媳，一箇承繼的孫子，還有一位人家叫她阿春姑的。孫子呢，在外讀書；婦媳鎮日僱躲在房裏做活；阿春姑早晚在樓上拜佛誦經；有時除風吹送過來幾陣木魚聲外，簡直沒有和這三位碰面的機會。只有這位老公公，是住在樓下的，而且他是當家人，常常在後檐頭廊屋裏吃飯喝酒曝太陽；當阿姆抱我走過廚房的時候，一定碰見他；而且他還要叫我一聲「外孫皇帝」。

老公公的臉是紅紅的面且瘦瘦的。（據說他以前出福建的，現在正在家納福。）當太陽剛照到廚房門口，就看見他一個人坐在廊屋邊桌子上首，拿了把長酒壺，一盃盃的倒，一盃盃的往嘴裏送；還有一個小使給他來往的遞菜。有時他手指拿起一隻很大的紅的老蝦公，揚着手叫我。我就把身子彎過去；雖這是阿姆所不許的，然而她終究只好依着我所彎的方向走。「你叫我甚麼？」「老公公」外孫皇帝」這樣的說了一遍，那一隻好看的紅蝦公就可以到我的手裏了。有時沒有蝦，也許是羊肉，是火腿，那末，「你叫我甚麼？」「老公公」外孫皇帝」這樣的說了後，手裏可沒有，嘴裏却一定可以嘗到滋味了。他有一隻狗，叫做來富。雖然牠也伴着老公公吃飯，和我一樣；不過牠沒有紅蝦公吃；也沒有肉給牠吃，只吃一些兒老公公吃

剩的骨頭；然而還要先叫牠拜着蹲着；因為牠不會說：『你叫我甚麼？』老公公與外孫皇帝。』所以牠沒有像我的一樣待遇。這是我當時常常的想：來富雖然能夠拜能夠蹲還能夠很快的去舍老公公丟給牠的骨頭，不過總不如我的阿白！我的貓！之可愛；因為阿白能上牆，能到我的枕邊呷呷唔唔來給我誦經；而牠呢，只能向着我搖搖尾巴。老公公有時候碟子上的紅蝦只有一隻了，用筷夾着向我說：『你叫我甚麼？』老公公！』外孫皇帝，這隻不能讓你吃了。陰譬，再叫我一聲……』老公公……老公公，鬚鬚翹聳聳；在時沒血氣；死了滿腔紅。』唔！你說什麼？讓我來捉住你！』老公公，鬚鬚翹聳聳。：呀！呀！』等我念到『在時沒血氣；死了滿腔紅』時，阿姆早已給我抱到外祖母房裏了。外祖母見我閉着眼睛，把頭躲在阿姆頸項後背，手腳向阿姆胸背亂跳，她總這樣的說：『嘖嘖！什麼呢？你又去引老公公了？晚上做夢，喊阿姆，喊婆婆，又要來嚇我了。』

老公公雖和我很好，然而他身上有兩種特別的東西，是我當時很覺得奇怪的。我常常偷偷的問着阿姆：『他嘴上許多的毛，是那裏來的？爲什麼別人沒有呢？』他年紀老了。』爲什麼外祖母和婆婆也沒有呢？』他是男子』阿姆，你不是說我是男子嗎？爲什麼我也沒有呢？』

「你年紀少。你看更夫不是一樣的有鬚鬚嗎？」「更夫是黑的。他是白的。爲什麼我年紀少沒有鬚鬚呢？」「討厭！」那時我見阿姆有些發怒了，就不敢再問。過了幾天，我又去問她。她說：「男子年紀大了，一定出鬚鬚，少時是沒有的。」不過「男子爲什麼有鬚鬚，女子沒有？年紀大了爲什麼有，少時沒有？」我到底仍歸不明白：我想再問，又恐她發怒，只好等她喜歡時候再問；然而她答我的，仍是「男子年紀大了，一定生鬚鬚。」的一句話。後來我看見阿白也有鬚鬚，因之知道牠的年紀一定比我大。老公公的衣服，也和我們不一樣的。他的衣服很長很長，和我的舅舅差不多的，不過牠裏面還生了許多毛。我問阿姆，阿姆說：「這是皮衣。老年人血氣衰，不穿皮衣要受寒的。」「那末，外祖母和婆婆爲什麼不穿？」「外祖母身子健，婆婆是沒錢去買。你看正月裏外祖母舅舅，和你的母親不是也穿了皮衣嗎？」阿姆，你爲什麼不穿？不是也沒錢去買嗎？我大了，賺錢，一定給你買。」阿姆笑了，我知道這句話是對了。以後我因之知道阿白來富的年紀都很大，而且都很有錢。

一夜來富給外面小木店的夥計打死了，那時老公公正病着，我在早晨知道了，問着阿姆說：「他們爲什麼打死來富？」她說：「來富近半月以來，每夜嗚嗚的哭。這是不祥的；也許要

死人。所以給他們打死了。」老公公知道嗎？」「老公公病得厲害，昨天手爐打翻了，棉被焚去一角，他還不知道哩。」他家裏的人呢？」「一個做活；一個誦經；一個放風箏；一個煎藥；一個出外購物去；房裏一個人多沒有。幸而他以前雇過的兒子的乳媪，因知老公公病了，從鄉間裏來望他，看見了趕緊撲滅。還好呀！不然，你外祖母的房子也給他燒去了。這是他們的乳媪親口告訴我的，你不要向外祖母面前去胡說！」「阿姆，我要去看看他！」「不要去！昨天醫生說：（晚上挨過，今早一定逃不出的。）……不要響了！聽！你聽！衙堂門也關上了。不要是老公公已經死了？」我那時耳朵裏忽聽見哭聲，前房窗檻外許多人的腳步聲，中堂開門聲，後來哭聲愈哭愈近，竟哭到中堂去了。阿姆，老公公此刻穿什麼衣裳呀？」「棉綢衫褲；他不穿皮衣了嗎？」「癡孩子，他穿皮衣，不怕做狗嗎？」我這時方才明白來富就是紅面孔白鬚鬚老公公變的。

三 外孫皇帝

無論什麼人——只除出我外祖母等六人，都不叫我名字的，却用「外孫皇帝」四個字做我

的代名字。當他們叫我的時候，坐的人立起來；做活的放下來；有撫我的頭，有擰我的嘴，不過大家一樣的多把糖菓塞在我的手裏；雖有時他們沒有糖菓，總有一句很抱歉的話說：「外孫皇帝，可惜我們今天沒甚麼東西可以給您。」我很寶貴這個名字，覺得牠實含有無限權利；我很想把這個名字讓一些兒給我慈愛的外祖母，不過無論如何總沒法辦到；後來我才知道這一個名字是天定的，是我所專有的。玉皇大帝住在天上；眠床裏的牀公，廚房裏的灶君，都該他管轄的；小孩子好和壞，他是在知道的。我實在沒有和他比賽的勇氣，有時好奇衝動抑壓不下，偷偷的只問得一句；給外祖母聽見了，就要給她說上不少的「罪過」。當今皇帝是坐在金鑾殿的，他全身都黃色，鎮年只吃齋菜；如果御廚房給他備了一次時新品，他下次不按時令的要求起來，拿不出，便要殺人。殺人，雖可以表顯皇帝的威權；不過我身子並不黃，而且要吃魚和肉；我不喜歡做這樣的皇帝！殺人，我沒有見過；不過每次殺人，我總知道的。外面小木店的夥計，街口雜貨店的掌櫃，和胡同裏機坊司務，轟隆轟隆的脚步聲，和邊賊邊問的講話聲，一班一班很雜沓的從大門牆外過去；我就知道皇帝聖旨下來了，又要殺人了。殺人，我雖沒親眼見過；然而我總覺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一次右首正堂房裏堂舅母

病了。門上挂着一方紅的血布；說這方布裏的血，是從破殺的人身上抹來的。外祖母禁止我不許去看；後來給我偷偷的望了一望，竟做三夜的惡夢——連喊連哭，使得阿媽也給外祖母罵了。

「外孫皇帝，你是那裏來的？」「我是阿媽生的。」「不，你是你母親生的。」「不！不！我是阿媽生的！」「你既是阿媽生，爲什麼到這裏來呢？」「是給阿媽賣到這裏來的。阿媽，你爲什麼不賣我到山西康家或福建林家去呢？不是更可以享一些兒福嗎？」裁縫司務和米司務都劃着臉羞着我。說：「你看！你的阿媽腳多大，配享福？」「唔……不！我阿媽的腳是小的，只有這一些兒。」我明知阿媽的腳和他們的一樣；不過我很愛阿媽，故意用兩個指頭裝做很小的樣子，不願意承認；到底他們屈服我外孫皇帝陛下的尊嚴，便笑了一笑不響了。

婆婆是侍候外祖母的，倒水掃地遞菜以外，就挪了一串佛珠去誦經。她有一柄很大很長的圓頭的摺扇，上面畫的有龍有雲還有菩薩，很好看的，說是師父送她的；引起我阿媽也要到寺院裏去拜師父。雖然她拜了師父，也可以得到這樣可愛的一柄摺扇；不過我給她帶到寺院以後，沒頭髮的和尙只給我吃豆腐，鎮日價男男女女許多人，也不做衣，也不做米，只管

誦經磕頭，又不叫我「外孫皇帝」，「阿姆，您，經不用誦了，將來，囡囡大了，一定會教您。現在我要回外祖母的地方去了！」她一理也不理。好容易，回家了，她興高彩烈的說寺院裏所做的事情，而且把摺扇佛珠——師父送她的——給這一個那一個人看；可是從此以後，衣廚上手巾包裹我時常玩的許多又圓又亮上面有老鷹的東西，她永遠的不給我玩，我也再沒有看見她一個一個的數了；雖然我是外孫皇帝，但在她的範圍裏，不發生甚麼效力的。

四 走罷

阿姆有一次領我住在母親身邊，記得好像就是在中堂的樓上，下面可以望見大廳的階石；和我住在一起的，除阿姆和兩個妹妹外，還有一個乳娘，一個女傭，旁邊便是父親和母親的臥室，樓下有祖父母，有三位叔叔，二位姑姑，外加女傭，厨工，小使不少的人。他們都叫我們是「你們的樓上人」，或者簡稱「樓上」；我們叫他們是「他們的樓下人」，或者是簡稱「樓下」。環吾們而居者，有本家五六家。一天到晚，檐巡下來往的人，是不斷的；更有店舖裏夥計，傭僕，不時來傳話遞物；鬧轟轟的，不像外祖母家的清靜，實在不能不令我

生這裏人多屋少的感想。

門外遊逛，是我父母所不許的；便是下樓的機會也很少。因為小姑時常要擰我的嘴，在我下去的時候；雖然外祖母家也有擰我的，總沒像她所擰的長久而且痛。我不時的催着阿姆回去，她說：「你的母親不許你回到外祖母家去，外祖母又不着人來接，叫我有什麼法子？」

有一天夜裏，門外人聲嘈雜。我們推開樓窗，向下望過去，覺得胡同裏照牆滿是燈光，長短的人影，黑憧憧像潮一樣的湧過去；遠處好像有敲鑼聲，水龍出發聲；東南角半天像血一樣的紅。只聽見祖父在下面高聲的說話——「你們還不出去打聽！到底是什麼地方失了火？」接連便是開後門聲。好像有一個人，站在檐巡下，和祖父說話——「公公，失火的地方，恐怕離我們的那個當舖不遠呀！……」又聽見打門聲很急，一個人走近祖父窗檻下來。聽見祖父說：「種德！你此刻倒會上這裏來？什麼啦！」又聽那一個人說：「老爺！……店裏走水了！……是掌櫃……打發……我來通知的！請老爺們趕緊過去！我擠出來的時候，店外擁着不少的壞人！頂好請縣裏派一支巡防隊去！」我父親只聽一句，便披了一件馬褂下樓去。接連的便聽見祖父，六公公，父親，還有許多的人出去了，叫着司門的——「閉門」。過了

不少的時候，天空裏火光漸漸的低下去了；樓下還不時的有走聲和講話聲；我母親靠着樓窗，呆呆的坐着。等我早晨醒時，父親已經回來了，說：「這一次火真燒得厲害，連庫房也燒着了；足足的五六十間樓房，只剩了外面的二塊五六間了。還算是救火人格格外出力！不然，恐怕連這一些兒還保不住。」

那一天中堂的門開了，有許多戴紅纓帽的人上我們家裏來；祖父，六公公都穿上烏的衣服，從十二點起，開着前面大門，一直陪着他們喝酒講話，下午近四點的時候，又一同的出去了。第二天早晨我還沒有起床，從帳裏已看見圓洞門邊母親的小榻上，擺着許多衣包，地上還有兩隻大皮箱。一件新的衣服，從母親手裏遞過來給阿姆，說：「等一會兒孩子醒了，給他穿。」我說：「甚麼啦？」阿姆說：「昨天令城的紳士，縣裏的老爺，議定——每當一元的貨，給他們一元的損失賠償。」誰知當主心裏不願意；還有就地流氓，聚集不少的人，擁在當門口胡鬧。現在，外面風聲很緊！又說要鬧到店董的家裏來……我母親說：「阿張！你又嚙嚙叨叨，和孩子講些什麼呢？他又不知道：快一些兒穿！快一些兒走罷！」「母親，怨叫我上那裏去？」母親說：「你又可以回外祖母家裏去了。快快穿罷。走罷。」我也說

：「快！快！走罷！走罷！」

五 她們不喜歡和我玩

我外祖母家堂後的外面，是一個長方形的天井，靠牆有一座很大的花壇，上面種的是兩株桂花樹，牠的枝葉已經跳出屋檐，濃鬱而蒼茂。當我們在牠的下面遊玩時，太陽要來看我們，只能露出幾個元宵樣的圓面，或者是破錢樣的碎片，從葉子間偷下來；否則便是無數錯雜的七巧板，亂倒在我門的一頭一身。誰高與去理牠呢！阿姆說：「月亮是美麗的；太陽是麻皮，牠恐怕人看出牠的真面目來，所以要用繡花針，來刺看牠底人的眼睛。」這幾句話真是不錯！

我的小遊伴，有堂舅母屋裏的兩位表姊妹，外叔祖母屋裏的一位小舅舅和一位小阿姨，有時再加上我自己的妹妹。但們的玩具（不像我有黃老虎，不倒翁，小皮球，花綠紙，小斧頭……）差不多玩具店裏所有的我在有。是少的；只小舅舅有一柄花鎗，一副眼鏡，和他們幾個小木盃，小木碟，此外要算她們自己所做的坑山姑娘了。坑山姑娘，是一根枯枝，紫

上一些棉花布條，便算她們獨一無二的寶貝；還要想給她做被，做枕，做鞋子衣裳。多麻煩！我心裏實在不喜歡這個；小舅舅也不喜歡的。

我頂恨的：是先生，是一位穿大袖子的先生，就是小舅舅的先生。他一來，小舅舅便給他關到書房裏去；大刀關斧做戲文的對手沒有了，我只好和她們擺酒窠，做新娘子了；然而擺酒窠，做新娘子還不是她們頂歡喜的事情；她們頂歡喜的還是請坑山姑娘。有一次小舅舅和姊們說：「你們如果還要玩坑山姑娘，我可要把挑安殿寶的長鎗來挑這些鬼東西！」我也說：「我要拿關老爺的大刀來斬你們的頭！」我們這樣的說了，表姊姊和小姨就走了，我的妹妹和表妹妹還仍舊的玩；我們心裏實在忍受不住了。我進去拿一把小薄刀，（是外祖母的新贈品，只有一方寸的大。）還戴上一個紅的假面具；小舅舅也已經戴上他的眼鏡，拿着長鎗出來了；她們那時有一些怕了，用力的向前逃去。我們並不因此中止了，依然發着喊撞命的追；從後面追過前面，又從前面追過後面。小舅舅叫我躲在花墻傍邊，他自己一個人去追她們；等她們叫着逃回來時，那可就給我遮住了。結果：她們兩個人哭着去了；我妹妹的坑山姑娘，給我丟在地上；表妹的，給小舅舅挑到檐角一個大蜘蛛的網裏了——還一擺一擺的搖動。

可惜這個功作，還沒有盡興；小舅舅已經給他的先生叫去了。

我一個人立在階沿上，望望蛛網，望望石板，沒到五分鐘，就有一些兒厭倦了；只好又去找她們，可是她們的西樓門早已閉上了。彭！彭！「誰？」「我。」「不開！」「不開！你們不怕坑山姑娘都給我殺死嗎？」「不怕！不怕！我們總不讓你進來！」彭！彭！彭！彭！敲不開，自己也有些兒沒意思，只好回到堂後的天井裏。那時滿地都是樹影，還有兩隻麻雀在地上坑山姑娘身子傍亂跳，見了人就飛上花壇；逼近一步，牠倆又飛上樹裏去了。一個人真正太沒意味了，重興的又上樓去。彭！彭！「不開！不開！」「我給你們玩。」「我們不喜歡和你玩。男是男！女是女！」我只好又走下來回到堂後門邊立着。

阿姆來挽水，看見我，說：「什麼啦？佢們那裏去了？誰欺侮你？」我本來是滿肚子裏不快活，正呆着和螞蟻生氣；給她一問，我的眼淚便禁不住被她問出來了。「阿……姆……她們……不……不……喜……喜歡……和我……和我玩。」「寶貝，不要哭，我們不要她們玩！吃過飯，買玩具去。」下午她果然給我買來一個泥爐子，還有一個泥鍋子；外祖母給了我不少的青糖；都擱在花壇上煎起來。我蹲在石凳上；我的妹妹給阿姆罵過了，不許她往西樓去，也在

我身傍看着。等一會兒，表姊姊和表妹妹都來了：一個給我檢炭；一個給我搗蒜油。忽然一陣風來，我說：「唔，桂花開了，好香啊！」阿媽說：「今年雨水多，桂花只有中間的這一些兒。往年此刻，不要說開桂，恐二桂也要開了。」接連的又是幾陣西風，耳朵裏好像聽見——「簌簌，簌！簌簌，簌！」的聲音。表姊姊說：「聽！這不是賽划船嗎？快些到地園河埠頭去看！遲，恐趕不上了。」我就趕緊的說：「糖，我不要煎了！看表姊姊已經往裏面去叫人！我也要賽划船去！」

六 我在這裏啦

那一年元宵節，我隨着媽(舅母)到她的家裏去，因有義親的關係，所以我的父母弟妹，我也一樣的叫外祖父母舅舅阿姨。我在那裏，大約住了一個星期；在這個星期裏，差不多已經把宮保第裏三房十八個院子都跑遍了，而且還留給他們一個——穿鸚哥綠湖縐棉袍的外孫皇帝——很普遍的印象。當我們剛到的第一天晚上，我的媽很輕的問着那個外祖母說：「二房裏三嫂嫂，究竟爲着什麼，要用剪子自殺？」她說：「去年六月裏老三討了一個妾，那

時你還在這裏；誰知他的媳婦，就從此老住在外家裏不回來；雖然去接過幾次，到底還是空轎去，空轎回；後來也懶去睬她了——來也好，不來也好。去年臘月底三十日的午後，她自己嚷着要回來；回來了，也很好：一切和平時一樣；那裏知道她自己在晚上會用剪子去抹喉嚨呢？」「到底有死了沒有？」我趕緊的問；她說：「外孫皇帝，沒有啦！幸而二孀孀房裏的駱媽，給她送壓歲錢上去，見她的門閉着；再三的打，打不應，那可把他們的一家都驚慌了；擺開了門，見她還拿着剪子向喉嚨裏送；於是趕緊把牠奪去，一面派人管起來，一面又打發人去請外國大夫。大約：她本想懸樑的；因聽見駱媽叫門聲，把她急昏了，就改用剪子。後來接連的打了五天大藥，「阿彌陀佛」現在總算復元了。外孫皇帝，你倒想一想——不是祖宗有靈？還了得！你明天過去，千萬不要胡說呀！」那個外祖母的臉也是清瘦的，和我自己的一位同樣的慈善；她一面和媽講話，一面又要顧着我，急得她一忽兒向東一忽兒向西。不過我總不明白：「好端端的一個人爲什麼要自殺？剪子搥喉嚨難道竟沒有一些兒痛嗎？」後來我在二婆婆的房中，親見她給婆婆裝煙——是一位很和氣的人；更使我心裏想不出：這樣的人會做這樣狠的事情？

正月二十日，外祖母家打發人來接；媽家裏的人，又留我吃過了午飯點心，一直到傍晚時候才打發人抱着我坐轎回去。那時阿媽婆婆外祖母見着我，好像另換了一個樣子；阿媽還陪我到空場上去看別家的小孩子放風箏；我一件鸚哥綠的湖縐棉袍，仍舊穿在身上，不願意脫下。外祖母說：「不要爲了一件衣服，使孩子受了凍。還是明天早晨換罷！」

第二天早晨，我醒了多時，覺得頭重重的抬不起，只不想起床。婆婆，外祖母，舅舅一位一位的過來，用手按着我的額角，說：「孩子有些發燒了。」又是阿張，這樣晚的時候，還讓他到空場上去！下午一位戴大眼鏡的李大夫來了，說：「恐怕是瘡子罷？明天我再來看。」當晚婆婆用菜油燈芯來照我的臉孔，說（出狀元）了。我雖不知道：（出狀元）是什麼一回兒事？不過狀元兩個字，我時常覺得很榮幸的。以後推板（窗檻上的板窗）白天裏也不打開了。房裏點着黃的蠟燭——是水陸堂裏供過佛的。我只覺得身子很癢，還有許多紅斑。我搔着紅斑說：「這是什麼呀？」她們告訴我這就是（狀元），並不許我去搔。我到此方知：（出狀元）只有牠本體的榮幸，配命令人「不許亂動」；至於我自己呢，只有受罪；還是單做外孫皇帝的好得多了。後來聽見媽也回來了，媽身邊的小弟弟說也出狀元了；我更明白狀元實在是頂普泛的

東西，不像外孫皇帝是我所專有的。

如是的是臥在床上，不知道過了多少日子，連早晚的時刻也辨不清楚了。大約每天雄鷄啼了三遍，桂花樹上的麻雀方吵起來；等麻雀吵定了，便聽見外祖母婆婆阿姆一個一個的起床行動；接連便是我吃點心吃飯用藥的時候。我那時在官之中，頂忙的要推味官；一天到晚，牠要盡三頓飯四頓點心和兩頓藥的義務；此外什麼都不許亂動，只讓青紗帳外一枝黃蠟燭，無晝無夜的點着；房裏充滿了藥和飯菜的味兒，後來連這箇也聞不出了；心裏不時要想去看小舅舅和表姊妹，因知道佢們也一樣的出狀元，躲在床裏不出來，也就罷了。一月後，起了床；兩隻腳腿很覺乏力，不耐久走；其實也只有兩間房子，是我可走的範圍。推板是打開了，有時很暖 and 很明亮的太陽光也有上我的窗檻裏來；然而窗門終牢牢的閉着，只隔一堵疎櫺，四扇窗紙，桂花樹的枝葉，也不容我見面。如是：又過上一個多月，左鄰的范姓搬出去了，換上一戶姓張的住着；他們的老先生是開蒙館的，頓時間添加熱鬧不少。念書的兒童有時從我房門口經過，聽見他們的脚步声，常常的引起我出外的思想；而况蜜蜂的鼓翅聲，街上的賣花聲，一陣一陣熱烘烘的吹來，小腳兒不由我不時時伸出門帘外去嘗試；雖後來給婆

婆發現了，把門倒扣着；然而當時燦洋洋的又軟又嬾的新空氣，使我皮膚實在有一種說不出的受用。我不時的問着婆婆：「什麼時候方許我出去？你看——小舅舅等出狀元，都比我晚；現在他們倒可以上大廳裏去玩，我為什麼還不能出去呢？」她總說着——「樓上的小弟弟，不是比你還小嗎？他為什麼一些不響呢？誰有像你的麻煩！」我沒法想，只有候她送飯來時，躲在外祖母的床裏，給她去尋。做我報復的工具；然而她很肯忍耐，還很肯這樣的一次兩次以至多次的做下去；而且總沒有一次給她尋出來。好容易足足的給他們關上一百二十天的足期，方讓我走出房門。當我第一天看見天日的時候，我的小遊伴就奔過來問我說：「我們時常聽見你在房裏嚷——「我在這裏啦」，到底是什麼一回兒事？」我偷偷的告訴她們說：「這是我報復婆婆「不許我出外」的法子。當她找不到時，我從外祖母床上跳下來，就嚷着「我在這裏啦」

七 你現在大了不用我管了

過了七月七，當庭前蟋蟀鳴的時候，我的妹妹和我表妹開始學做織帶了；她們把五色棉紗綫，纏在小桌子上，一端另用一綆繩子，和綫帶人捆在一起；手裏拿了一個木梳樣的小東

西，一扣一扣的織起來。只有我一個人鬧着；有時上書房裏去聽小舅舅念書；有時去看她們刺繡織帶；心裏也急於找一件事去做。「只要我能夠，我一定很願意的。」不時粘着阿姆問：「我去做什麼呢？」「讀書」「讀書有什麼用呢？」「中狀元」「爲什麼現在不給我讀書？你教我罷！」「你年紀還少」後來她被逼催不過，也給我去買了一本神童詩來；其實她何曾知道什麼字，不過信口的湊着——「天子重英豪……萬般皆下品……」；我就隨聲的念着罷了；有時高興的時候，還參加我一些自己的意思，朗誦着——「萬般皆下品外孫偷節餅；給外祖母聽見了，便要說：『我會偷節餅？你外孫皇帝倒要偷我的節餅哩。』」念上多天，覺得沒甚麼意味，反不如她們：織帶的已經有小枕頭的一團了，刺繡的也已做好一雙兩雙三雙還多的鞋子了；我還是學她們的好！心裏想着：就把書本丟去了。

當初她們和我總是大刺刺的：覺得她們和她們談話，總比和我講得多而且有味；我只有在她們旁邊走着，有時替她捫穿針拾綫；若趁她們不在的時候，去偷做了一些兒；發現了，還要給她們拆去了重做。這也許是她們對於我這坑山姑娘的事情，心裏還沒丟開；後來也漸漸的忘了：好像已經默認我有和她們一起過活的資格了；便是我有時吃完了飯，沒有過去；她

們也一定有一個人來叫我。表姊姊對我說：「可惜你是男子！如果你和我們一樣，我覺得愛你，比什麼人還要愛得多。」我說：「我是男子，爲什麼便不可以愛了。」她說：「男不男，女不女，算什麼呢？」我那時心裏真恨——我爲什麼是男子呢？以後更慣了：只要吃完了飯，用不着她們來叫，早已一溜煙的過去了。下午一直要等到：太陽從牆外落下去，紅紅的餘光看不見了；投林的歸鳥，一陣一陣的從天空中飛過；她們說：「夜鳥飛過了，生活不要再做了。」就把生活整進廚裏，我也回來了。有一次阿姆對着我說「你現在大了！不用我管了！」我聽見這一句話，覺得很刺耳；想要告訴她們，又好像不好意思和她們說；然而除了她們，又沒有可以告訴的人，只好悶在心頭——又羞又覺得沒趣。

八 這不是我的家

當我上學的時候，書窗外右首一扇白的小板門，便和我發生了關係：假定老師從家裏出去或者是從外面回來，牠一定要打一個——隆隆隆隆的——招呼，好像說：「老師出去了，你可玩了。」或者是「老師回來了，你不要玩了」；有時老師在家，牠也發出隆隆的——聲音

時，是告訴我：「客人來了，你快些到裏面叫小使倒茶去。」雖然客人進來，總不如老師出去的好玩，不過比老師一個人在家時，究竟覺得寬鬆得多。——老師和他的朋友說說笑笑；我也可以讓我的耳目隨便的注意這樣那樣。老師是很用功的：念文章，做卷子，當我背着燈光打盹的時候，更覺得他興高而色舞。我真不知道什麼一回兒事，只要步出書房門，那重重地壓得睜不開的眼睫，便立時酥醒轉來變做很舒服了。

和我同讀的是我的叔叔：他年齡本來比我小，上學又比我遲了半年；可是念的書——大學却和我一樣。祖母說：「姪兒無論怎樣聰明，總不能夠越過阿叔的頭上；兩個人應該讀同樣的書本一式的行數。」這實在使我太舒服了：不到半點鐘，便可以背誦如流——雖然這是機械的記憶。後來老師耐不住了，叫我另添上一本司空圖的詩品；那末，不是比小叔的書更多讀了一本嗎？這自然是祖母所不許的；磋商了好多次，鬧得祖父都知道了；可惜他沒有像祖母的慈愛，把這個限制取銷了，還應許誰念得多背得熟誰可得賞。然而到了全本背誦的時候，我雖得了祖父的兩角小龍洋；而小叔也一樣的可以領得，用不着什麼背誦；反給祖母和她房裏的女傭小姑娘說：「老師偏護啦！將來一個必定做狀元？一個必要做乞丐了？」我受了這

次教訓，再不敢向祖父處去領賞，也不敢再向老師處去要求覆背；雖然我是能夠的。

有一次，老師和我的父親上朋友家裏去做月課，晚上還沒回來。小叔和我在牆門衙裏趁着他光如豆的檯燈底下玩；他拿了一根木棒，說他是老師要打我；我說：「我書已背過了，爲什麼還要打呢？」他說：「我不打你。我要打他。」這時小姑剛才來到我的身邊，便被小叔打了一棒；她哭着說是我挑唆的，非叫小叔打我不可；我只得跟着他們往樓上奔，不知怎麼小叔的鼻子出血了；下面祖母等都說是我撞的，要等祖父來，告訴祖父；母親嚇青了臉，悄悄的問我究竟有沒有做過？我那裏還會講話，只躲在樓上。等一會兒，父親回來了；下面小叔又是逢隆的一聲，知道老師也回來了；母親和父親輕輕的商量——大約是已經承認了我做錯了事情，要想法減我的罪。第二天早晨，我就偷偷的很早的上書房；其實書房也不是我所喜歡的地方，不過那時好像看書房另有一種治外法權，可以給我特別的保護；小叔這一天沒有來上學，到十點鐘只打發祖母房裏的女傭來請假，說是昨晚給我撞壞了他的鼻子。下午祖父從外面回來了，只一忽兒就有人來叫我；我好像做夢似的：只見祖母、小姑、小叔，養小叔的女傭，和我的父親都在祖父的房子裏，我也聽不見祖父給我講些甚麼，只看見他們一雙

雙冷的眼光都射在我的身上，後來忽聽見祖父高聲的說了「以後不可」四個字，我父親就帶着我回到樓上，看母親也正在哭着。我說：「這不是我的家呀！我要回去了！」母親用手帕拭着眼淚，又把我臉上的眼淚也拭乾了。說：「我一到這裏，便覺得天也低了三尺，不要說是你了。可惜那邊是外祖母家，你那能像小時一樣的去長住呢？」

九 呵這是我

有一天老師出去了，我從廚房拿來一團白米飯，在大廳裏尋螞蟻，後來在天井上第三條第七塊青石板上，方發現了一個黑點，蹲下身子去看，正是又棕黑又長大的一隻。我趕緊放下一粒米飯；牠一見了我的指頭，就走開了；走了幾步，又回轉頭來，好像來看甚麼東西在牠的後面；又一直的緩緩地向前走去，不時的依然回着臉；忽又走過來，繞着米飯轉了一圈，便很快的去了。看牠經過了五塊石板，便從第六塊縫裏進去；我就把米飯從這塊縫口起擺上一個長蛇陣，和第一粒的接着。那時小叔也來了，替我叫：「螞蟻呀，來！來！砧板薄刀帶來！前門後門關緊！阿爹阿娘叫來！螞蟻呀，來！來！」叫了半天，只有兩三隻的螞蟻；

還東張西望，不敢走近米飯。我說：「有飯沒菜，螞蟻在躊躇哩。小叔，你去捉一隻蒼蠅來！好嗎？」他去了半天，仍舊空手回來。我只好自己去，到底從廚房裏灶邊，給我找出凍得已經半死了一隻來。那時石板上好像撒了一把芝蔴；有些地方，又好像白米飯兩邊都生了許多黑的小腳子，蠕蠕的動。我把蒼蠅去了翅，也放在一起；很快的便有三四隻螞蟻，爬上牠的身子來；牠還吱吱的叫着，身子在地上滾到這邊那邊的亂動，把螞蟻打得四散六亂。正在熱鬧的時候，好像祖父從中堂門出來，和看門的講話，我們便似飛的跑走了。

果然：祖父從天井裏，步到大廳；又從大廳，打從書房門進來了。他說：「老師呢？」我們說：「出去了。」你們的書有上過嗎？」上過了。」小叔說：「我的新書已經能夠上誦了。」我說：「我已經能夠背誦了。」他一面叫小叔念，一面又叫我背，并給我一個半元的上面鑄着龍的銀幣——說：「小叔還不如姪兒哩。」又將我們寫的字本要去看了看，又問問我們的功課，就出去了。他一去，小叔便從高檯上跳下來，索我的銀幣看；我知道：落在他的手裏，還的希望，便沒有了；趕緊說：「不！誰也不許要這個銀幣！還是給螞蟻罷？」到中午的時候，老師還沒有來；我偷偷地把這件事情告訴母親，母親用頭上的銀針挑出來給我；我那時藏銀

幣的小箱子裏，竟有大圓的、中圓的、小圓的四種了。等一忽兒父親來了，說——他給我代管。我說：「很好玩的，我不願意把牠們一起藏過。」他說：「這不是玩具，是購物的銀幣。」我說：「銀幣難道不能換玩具嗎？」他說：「你的玩具，有外祖母，我，和你的母親購給你，不用自己去買。」到底我就讓他收拾去了。

過了冬至，天氣一日長似一日；風箏洋洋的聲音，一陣一陣從太陽光裏送過來；有時書房裏粉壁上，還映着一頂兩頂很明白的風箏影子，搖搖曳曳的上來；那時覺得讀書的興味，忽然的高起來了。就後隔不多時，老師便散了館；我只躲在樓上，溫書，寫字，做些：老師給我的第二年上學時要還的功課；有時靠着樓窗，望望廳後階石上淡黃色的太陽。

一天是臘月二十三日，婆婆穿着一件天青絹棉襖，襯着白白的絨領，担了一肩食籃，從外祖母家裏來。我就粘在她的膝上；她撫着我頭，說：「外祖母，明年叫你們早一些兒去！舅舅還給你買上一頂大風箏，等你空場上去放哩。」母親抱着新生的弟弟，叫乳娘把食籃打開；一包包的祭灶果，都運出來，滿放在榻上。還有一尾魚，一方肉，一罐白米飯，和一封紅紙包，說是媽、舅舅、給我的；我就跳下去拿；母親說：「不要忙！看你這樣多的東西，

還有灶果，橘子，拿那一樣好呢？還不分一些給大家吃！」我口裏嚷着：「呵，這是我的！」手裏早已把橘子都藏起來了。婆婆說：「兩個月沒見面，身子倒又高了。明年正月裏外祖母看見了，不知道多少的喜歡呢？可是到開館的時候，繞大圈子遊路的脾氣，有改過沒有？」說着：大家都笑了。

一〇 滑溜溜的看

冬夜真長呀！尤其是大除夕，這一晚的光陰，只覺得比無論何時都長。臨睡的時候，各房裏都燒着很高的紅燭；母親在衣箱裏，取這樣，取那樣，不知道要給我的是什麼衣裳？雞已啼過三遍了，天，老歸不亮；只遠近霹靂拍拍的爆竹聲，連珠不斷地響着；在這樣的霹靂拍拍的聲裏，好像說：「舊年是漸漸地去了；新年又漸漸地來了；小朋友，你的年齡比去年又大一歲了。」只可惜我永遠的在半明不滅的夢寐中，不曾親眼的見着新年來到。

窗櫺有些發亮了；母親已經向祖母房裏敬茶去了；父親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下去的，在大廳裏叫人扛桌上香擺供；更奇怪的：是同房住的女傭和乳娘，好像和我差不多時候睡的，現

在一個都不在這裏了；樓梯上，只聽見悶悶的聲響，不時有人來往。過了一會，周媽——新來的女傭——挾着許多衣裳，右手還拿了一碗元宵給我。那時我又要穿，又要吃，真夠我的忙了。這真是一件榮幸的事：我的身子高了！確實的高了！我的身子確實隨着年齡同時的高了！那不獨是只憑去年髮際的日；便是我那件鵝哥綠綢緞棉袍，以前縮上一塊腰，還要垂到腳面的，現在居然放下了腰，還老遠的和腳面分離了。周媽待我自己穿上了棉袍以後，便替我束上一條松花色繡蝴蝶花的汗巾，再配上棗紅色甯綢新馬褂；我就在鏡子裏，打着招呼，說：「小朋友，你穿得這樣的齊整，還不先給我拜年嗎？……」——「你還不靜靜地給我穿！等一會大家上祠堂去，趕不上，可不要怪我！」周媽就搶着我且穿且說：

中堂門口，太陽光裏，滿是我輩年齡相似的弟妹和從堂小叔，都穿上簇新的衣服鞋子，露着一雙雙的眼睛，滑溜溜的看；在我心坎中，所特別注意的小叔，此刻也換了一身新的袍褂——天青緞的外套罩着錦黃的縐袍——他比我早，已戴上了紅縷帽，像吐綬雞樣的已走到大廳裏去拜天地。這一天，母親房裏很清靜，桌上擺着四隻盛瓜子長生果的高脚玻璃盆，榻傍只放着一籃給拜年的橘子，把我們的花紙，百音琴……都收拾過了。廚房裏推着牌九，許

多人圍在一起，只聽見丁丁錚錚的銅錢聲音。天井裏滿是橘子皮和長生果的殼，看小使一次兩次的掃；他的口裏時常自言自語的，好像說：「大年初一……掃帚……都沒有空的……只有……一家……」

差不多十二點鐘的時候，祖父方從外面回來；我們依着輩序，一個一個去拜年；拜完了，然後到各院子挨戶去拜。這一天，我們睡得很早，只聽遠遠地一聲晚礮，便大家關上了門，不許出去，天還沒有黑啊。我睡在床裏，滿耳都是鑼鼓的鬧聲；還有棗紅色雷綢花馬褂，好像浮現在我的眼前。

一一 誰叫你到外面去

那一年過了中元節，書房裏天天有人來討論赴鄉試的問題；我的母親，已經把父親出門時應帶的衣裳，窗稿，東西在預備好了；祖父前幾時還說是同去的，後來不知道爲什麼又變了計，只讓着父親和大房裏的從兄，在廳堂裏向上磕了頭，跟着老師開了大門出去。當他們去了以後，祖父撫着我的頭說：「出門一笑。看：西湖月朗，東浙潮來。原是人生的快事；

可惜我老了！只拿到這一些冗虛銜，還是銀子換來的。此後要看你們的了……」雖那時我心裏正擔着好許多老師留給我的功課，然而覺得這幾句話，實在另有一種的滋味。

從書房過了大廳，再向西去，便是六公公的上房；在他的上房牆外，另有一個院子，庭前還有些花木假山，是給兩位從叔自修的地方。平時父親在家，是不讓我過去的；現在因為對於功課上發生了難點，祖父就許我上那邊去問。我頂愛的；是他們一方石桌，正在花棚的底下；還有一道小門，可以走到街上去的。我不時的要求他們把門打開了，給我看路上來往的人。賣元宵的老頭子，抬轎的腳腿，托油條的小辮子，在我的眼睛裏；都覺得十分的新鮮。有時他們偷偷的帶我到廟裏或城上去玩，我的心坎中好像另開關了一條大道，晚上做夢也會發出驚奇快樂的呼聲來，不時要惹母親的猜測。過了不少的日子，一天早晨，我還粘着他們要求一隻還未吸完的紙烟盒；有人來給我說——說我的父親已經回來了。我趕緊跑到書房，老師還沒曾來；我又跑到祖父房裏，看父親正和祖父講話。好在我的功課已預備妥了，所以並不驚慌；然而從大廳到他們書房裏去開門的一條路徑，剛開上沒多時，從此又要阻塞了。慚愧！夜裏再不做驚奇的夢；白天裏也再沒看見賣元宵的老頭子，抬轎的腳腿，和托油條的小

辦子了。

有一天，老師返里，還沒回來；祖父和父親又都不在家；這真是一個好機會給我——去找六公公家裏的叔叔。誰知他們也上書院領卷子去了；那時只覺得心理非凡的緊張，就自己開了小門出去，直沿着大街走，走，走，竟走到河岸邊了。黃金色的波光，映着修竹的倒影，魚鱗似的迎風微縐；更有小舟如葉，打着划子，滿載着太陽光，漸漸地橫過板橋，向紅葉叢中進去。却不道水面現出父親和舅舅的臉兒，正在板橋下雙雙的凌空上來；我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就沒命的逃；回到家裏，誰知父親已在樓上了。我私心自喜，知道：所碰見的不是我的父親和舅舅，也許是和我的父親舅舅面貌差不多的路人；然而究竟那裏有這樣的倏倏的事！果然，他一看見我，就像老虎一般的跳起來；我耳朶裏只聽得「誰叫你到外面去？」一句說話，接連便覺得我的手心鬆鬆的響起來，既痛且愧，我只會做夢一樣的哭。

一一 我可以回去了？

牆門弄裏新換上一個看門的。據他說：以前會種過大畝的田，也隨着人出海洋去捉過大

隊的魚。他能講岳傳裏的小康王。他還會唱着歌謠，知道氣象的變遷。因為他時常給家裏的人到市上去購買物件，所以市上的新聞，天天從他的舌頭，傳到我們的耳朵裏來。他不時告訴我們說：「康有為梁啟超，是私通外國的奸臣，要把考狀元考秀才的科舉廢去，一律改做洋學堂。」還說：「李鴻章也是一個通外國的奸臣，沒有他，義和團早已把洋鬼子殺得乾乾淨淨了。」自從他到了我們家裏以後，墻門弄裏增添了熱鬧不少。

這一年散館的時候，老師說：明年是不來了。這樣的話：我已經聽過了一次；不過一位老師去，一位老師又來，橫豎總不讓我到外祖母家裏去空過；和我有什麼關係呢？父親送老師出了大門，天天和我的母親商量，想要把我交給第一位老師。佢們說：「一則可以免除叔叔的衝突；二則也可以多得一些時務知識。」然而第一位老師所在的地方，聽說就是洋學堂，我心裏老不以爲然；況且我從沒一個人在別家裏留過一宿，更覺駭怕得厲害。我只希望：我父親托不着人；祖父不會答應；也許外祖母給我硬攔。誰知過了年，在元宵節裏，外祖母家就打發人挑來一擔禮物，接連便是這個那個的送東西來。臨行前一天，父親領着我到外祖母家去辭行。外祖母笑着說：「乖孩子！九歲的時候，我就聽說你能把甚麼水月客知乎，對

風雲：：也；現在更大了，自然應該更聰明了。好好的去，將來中個狀元，也不枉我痛你的一片心思。」我那時心裏好像給眼淚塞滿了，什麼話都不會說。

上學以後，覺得讀書起居，固然和家庭完全兩樣；便是遊戲，也不用背着老師，儘可由的玩；從前看門說的——洋學堂是什麼的壞什麼的可怕，非但一些兒沒有根據；就是說康梁是裏通外國的話，也知道是捕風虛空。只有老師總不讓我回到家裏去，咬定非有我父親的信來不可；而父親又老不寫信來叫我，星期日別的朋友，去而又來來而又去，擦得我眼裏空熱，心裏空急。

一天老師對我說：「大後天是你會祖冥壽的日期，你的父親叫你家裏去。現在先把書冊物件去整理乾淨！」我口裏說「是」，心裏反覺得有一些懷疑；不料第二天早晨剛吃完飯，當舖裏厨司已來陪我；我方知我可以真正的回去了。那時家裏，大門開着，滿廳堂都是燈彩。許多客人見着我，都說白肥得多了；小叔和弟妹不知道爲着甚麼？見了我遠遠地避開，後來又來和我玩了。接連的鬧上三天。客人散了，幫工還在卸燈掃地；看門的和小使講話，見了我不像以前的叫我名字，就不講了。我說：「你們有趣嗎？」小使說：「我們配講有趣嗎？有

趣不有趣，是你們公子們幹的事情啦。」我說：「你們不是和我一樣的有手有腳有口嗎？有甚麼可分「配不配」呢？」看門的說：「我們要趕上你？還不知道要念上幾萬卷的經，翻過幾十隻紅座桶哩。」那時我聽見母親在樓上叫我，便沒和他們講下去，就走了；等到我跟着舅舅到外祖母家去，經過天井，還聽見他們講着。

我在外祖母家只住上一天。婆婆還陪着我到地園河埠頭去看人釣魚。她告訴我：在我上學的一天，她曾和阿姆到半路裏來接我；可惜去遲了，沒有會面。那時小木店裏的一位老奶，看着我們立着，很和氣的叫上佢們家裏去坐，還拿出一碗蒸年糕來敬客。婆婆抿着嘴只吃得一條，却不讓我嘗一些兒。她說：「這種粗點心，那裡配你吃呢？況且肚子都是飽飽的。」這是我們辭出來時她在路上告訴我的：

一三 不死你所以死他了

這一年新秋裏，時疫鬧得厲害；一會兒說那家病倒了一個，一會兒又聽說這家病倒了三個；後來連鄰院巷裏的尼姑也病上了，好幾天沒聽見她們誦經敲木魚的聲音；這真像下雷雨

時的黑雲，從西北角上來，漸漸的就蔓延了天空；我因為沒有經驗，所以也沒有甚麼的恐怖。只記得有一天早上，校裏催起鈴已經響過了，許多同學在起身穿衣下床疊被；我也和他們同時起來，不知道爲什麼對面朋友的床子向我撲過來，那屋頂的天花板也會向我頭上倒翻下來；同學們都說我病了；老師上來看我，說是給時疫傳染了。過了一會，他們就給我坐着轎子回到外祖母家裏去。

那時父親剛從鄉間回來，繞道來訪外祖母，他說有一張驗方，可以給我用。後來他走了，母親又不給我去配——父親驗方裏的藥；我睡在床上，只覺得頭是重重的眩，舌是軟軟的，周緣又感得堅苦，好像塞在口中滿滿的。晚上出了一身汗；皮膚表面發出許多的紅斑；胸中方覺得放鬆一些。第二天有人來，說父親也病了。第三天我身子已經舒服了，不過兩腿覺得非凡的無力，聽見有人來接母親家去——說「父親已去請大夫了；因爲驗方已吃過一劑，沒有效力。」第四天早晨，就有人來陪母親；上午又來催；吃過了午飯，母親去了。一忽又有人來，說父親暈過去了；心急意亂，雇不到轎；舅舅攜了我一隻手，叫我扶着壁走；看外祖母時，已在後檐巡哭了。

從外祖母家往自己家裏去，距離本來不遠，不知道爲着什麼老走不到？好容易轉出胡同，家裏的屋脊已經可以望見了，兩條腿實在移不動了；舅舅叫我在別家門階上息了一忽，起了又走；房子越近，心裏越慌，腿越覺得難移；後來給厨司看見了，抱着我進去。一進後門，就聽得哭聲了；看：祖父叔叔們都垂着淚；母親和弟妹等圍着床邊嚔哭；父親閉着眼睛直挺挺躺着。自後，父親的屍身，移到中堂裏去；四個尼姑誦佛伴靈；那時就有人送情被來了。每一條情被送來時，總有一個人向着我父親的床邊哭。第二天，老師也來了；祖父垂着淚說：「現在我把孫兒托你了！……」傍晚又有人送情被來，說是生親的，叫我躲避。第三天大殮了，堂父親的屍身移到棺材裏去時，母親暈倒了；兩個人把她扛上了樓，我又要看父親，又要管母親，反不敢哭了。

大殮後，中堂門閉上了，檐頭懸着四盞白宮燈，從中堂到大廳的中間——天井，搭了喪棚。大門裏一到下午，好像時時有人的哭聲，阿媽說：「天也動哭聲了」我有時看見從兄弟等跑上喪棚去玩，更容易感想到我自己可憐孤獨的境遇；就是碰着從叔和無論那一位的親友，也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難於爲情的情緒。母親說：「今年時症，本不會傷人的。李大夫

說是驗方太涼，把病鎮壞了；其實這張藥方，他是想給孩子用的；誰知給我攔住，他倒自己用了。」又指着我說：「不死你，所以死他了。你爲什麼這樣命苦？這一些兒年紀，父親就背過去了。」呵！千萬把的利刃，刺透了我的胸中！我實在爲什麼這樣的命苦？連一個父親都保不住？更爲什麼我的命要父親去替？死了我，什麼都不知道，也不用害得一家裏人這樣的傷心了。後來我回到校裏，老師問我，同學又問我，我只會哭，我又不會說；只我的行止好像驟然裏去了束縛，上七要去，關亡又要去，老師再不要我父親的來信；然而我的父親也再沒有信來招我了。

一四 只可我們讓人家喫那裏有喫人家的道理

有一天，我從教室到校園裏去，經過老師的檐下，聽見裏面有講話的聲音，好像正商量一起事情，又好像提着我的名字。我心裏非凡的奇疑，然而我又不敢去問；老師又沒有告訴我。第二天下課以後，一位同學問我明年到那裏去求學；我因爲心裏正擔着事，就探索他的問意；他說是他的叔父（校董）告訴他的——說我明年的來不來還不一定。那時我的心便跳起

來，臉上覺得像火一樣的發燒。不過我在校裏，自問沒有過錯，就是功課也並不壞，我真想不到有這樣的事會臨到我自己身上來？

自後就看見我的介紹人來，他來得非常的奇特；他不獨一天來，而且是差不多每天開天來，一來便和校董老師商議；那時我只覺得他來了，我的心便跳，我的臉便要發燒。我很明白：我現在已經是一個無父的孤兒，什麼都趕不上人；只有自己的學問，是什麼人都爭不去的；倘使我這裏再站不住腳，將來有何面目去見小叔和家裏一切的人？我雖不知道他們所商議的是甚麼？不過總是商議我的事情，大約於我是不利的；我現在有了不利的事情，萬一給母親風聞了，一定要打碎我母親的心；我萬分不願意讓她知道，然而我現在只有一個母親可以告訴，可以叫她替我設法；假使日子久了，事情到無可挽救的地位，暴露出來，始給母親知道，那不是比死還難受嗎？我又想到現在的掩飾，也許因之而自陷絕境，還不如早一些兒自首好；然而這究竟是一件要打碎我母親心的事情，我不能使得母親快樂，那裏還可以加增她的愁苦呢？我實在不願，我實在不敢這樣的做。

後來不知道受着何種命令的支配，竟於一個星期八的晚上，將這事的經過，完全告訴了

母親。當時我母親再三的盤問我有沒有過錯和其他一切事情；我說了，她還很是疑惑；幸而舅舅爲我解圍，他說：「老師和我們大家感情是很深的，斷不會在他父親死了以後，反做出這種不情的事來！且讓我去探問後再說。」……現在你還仍舊好好的去用功罷。」

隔了兩天，果然見舅舅到校裏來，并看見老師和他交頭接耳講着話送他出去。傍晚阿媽來，給我一包茶食——說是外祖母送我的，叫我不要難過。「明年祖父叫你回到家裏去讀，不過老師和校董要憑着章程辦理；看來總是家讀的一路居多。」我那時差不多要哭出來了，問着阿媽——祖父究竟爲什麼要叫我回家去呢？她說：「家裏自己聘了一位老師，還要外面去求學；不但是太費，而且也太對不住塾師。」然則我父親在時，難道就對得住塾師了嗎？一個人只有從幽谷遷到喬木，斷沒有從喬木再回到幽谷的道理！什麼是祖父的意思？簡直是祖母和小叔一班人，氣我不過罷了！我當時抱着將在外拜命有所不受的決心，態度覺得也很強硬。

後來給母親知道了，說：「你不回去，誰供給你的學膳費呢？」我說：「便是祖父不肯出，母親和外祖母看我求學面上，難道也不肯嗎？」她說：「你又不是外祖母家裏的人！我

雖肯出，給佢們知道了，不是又要討佢們說「我藏私蓄」嗎？」我到此方知我在校的希望完全是沒有了。以後不獨上課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便是對於課桌課椅和校園裏秋千也有一種戀戀不捨的態度。母親知道我心裏的不快，有一次對我說：「父親既然歿了；求學的志願，又不能達；便是在洋行裏謀一件事做，也未始不好？」我那時心裏只要不回到家裏重去受塾師的教訓，有可以和小叔分道揚鑿的機會，什麼都願意去。過了幾天，母親打發人來，說已經給我找到一個銀行裏實習職務，不過並不是本地；只要祖父答應，就可以成功了。叫我用心讀書，不要胡想。誰知從這個人去了以後，一天沒見人來，二天也沒有，十天二十天接連的過去了；我寫了信去，總不得家裏的片音隻字。等到那一天冬至節碰着母親，她方告訴我，說：「祖父不答應。他說：『只可我們讓人家喫，那裏有喫人家的道理？』」

一五 孫兒又不是我家的

自從父親見背以後，大廳裏好像比永洗過了還要冷靜；幸而書房裏加了兩個人——一個便是新上學的弟弟，一個便是重回來的我，覺得比前似乎新奇一些；然而我們呶呶地讀書的

聲浪，總抵制不住：老師僕僕地步履聲和空廓的虛籟——長久而耐味。那時真像三數隻蟋蟀兒，在狹長的竹籠裏，不知道究竟爲着誰要這樣的瞿瞿地鳴着；尤其是我的弟弟，沒有耐心，只要看見了玻璃外桂樹下祖母搖頭指手的和人講話，他便從高檯上跳下來偷偷地來告訴；這實在使得我非常害怕：倘萬一給小叔聽見了，一定要弄出是非，惹到大人的身上去；然而他什麼都不管，我真想不出他的小心裏存着甚麼的見解。

當我們開飯的時候，只有我和老師同席，小叔是進裏面去了，弟弟要等到外祖母家擔飯來才喫。因爲母親不在家，——祖母年老，况代管代的，小孩了又多，那裏還能夠管到他的身上？——是母親職務內事，自然仍舊要由母親所在地派人來照料的。我看他有時在我們飯開出以後，小叔也已經進去了，他的飯還沒擔來；雖似乎有些眼慌，然從沒一次有老師叫他同喫，他也不會要到我們的席上來；也許大人家的規範，在他的小心裏已經滯染了不少，這真是一件可榮幸而且可以讚歎的事情。

有一晚我在油燈盞底下讀書，忽覺得右眼痛得難受；接連幾天，連書上的字都好像罩上了一層濃霧，老看不清楚。祖母叫我回到外祖母家裏去，外祖母就給我請大夫來看；大夫

說：「憂鬱積於心，無由發洩；而流淚過多，平時又不知節制目力；非外用手術，內服湯劑，一時恐難奏效！」弟弟因我靜養在床，他一個人自然也不去了。後來不知道母親想着甚麼？又叫弟弟和一個大的妹妹先回家去，并另派一個女傭去管理佢們；誰知隔不了幾天，女傭不願意擔這件工作，就自己走了；女傭一走，就看見弟弟妹妹在回來了。我只聽得外祖母對婆婆講話，說：「孫兒又不是我家的！自己的祖父母連這一些兒干係都不願擔，我們更不須負責任了；實在看着孩子們面上，覺得怪可憐的；不然，就當日送回去，看有什麼面目再叫人送來？」

一六 阿立公公

白天雖未始不感到孤單，然而總比不上夜裏的寂寥。驟然裏喫完了晚飯，老師走了；讓出大廳書房前後天井，只有一個單獨的我；是多嗎的恐怖多嗎的驚慌呀！從外面望到這裏來，只一盞寒森森的油燈；從裏面望出那邊去：大廳，是海樣的深墨樣的黑；天井裏的月色，好像屍靈穿着白衣面壁站着；我要不讓眼兒閉攏去，受不了幻覺的誘惑；若讓牠閉上，又禁

不住虛聲的驚擾。唉！我那時的情緒，不知道還是緊張還是麻木？

好了！當舖裏的先生，竟也到書房來打舖了。他來的動機，也許像外祖母家裏後堂之位置工匠；而他呢，也許得親主人顏色以為榮罷？然而這我可管不得，而且也無管的必要。在沒人照料我的環境裏，（母親老不在家；祖父不問家事；祖母又家事太多。）他忽然肯來和我結伴；那不獨是我長夜的良友，而且是我生命的安慰者了。他的年齡，也許超過五十歲了，也許不到五十歲；不過他蒼白的臉上，已經劃上了不少的縐紋；沒精彩的瞳神，却好和他灰色的嘴唇兩相映配；在蹣跚的步履聲中，很容易使人認得出是中材身長的他。我也不知以何因緣，須叫他「阿立公公」？然而他是我那時夜裏獨一無二的同伴，便使我叫他「阿立太公」也何妨？

他不耐早眠：當我讀夜書將告終了的時候，他就很迂緩地回來了；進了門，也不向人打招呼；他的鞋子自然地和他的腳腫脫了關係，發出踢踢踢的聲音，也許代表他招呼的意思；他先從壁櫥裏拿出煙具，再向字紙籃掏一些破紙；然而他收給的功夫真快，只一會兒，煙盤已拭淨了，煙燈的玻璃罩也光亮了，煙槍擱着盤邊，棉被疊做枕頭；打了一個深長的口嚏，

伸了一個爛漫的腰，漫漫地身子橫倒了。他很自然地點上了燈，不獨有秩序而且也很敏捷，用杆子燃着煙漿，「嘶」嘶「嘶嘶」在燈上捏成四五個龍眼樣的煙泡；然後再翻起身來，拿了煙槍，對着燈焰裝上了煙泡，呼呼地有進無出的吸着；好像他許多心事，要把牠們一口裏吸盡。有時吱的一響，燈罩裏的光忽然低了，滿屋裏都覺得烟臭；他趕緊坐起，在燉茶壺裏先喝上一口茶，再把燈弄亮了，重放倒身子呼呼地繼續的吸。三個小一些兒的煙泡，在燈罩上一個一個都鑽到烟槍的斗裏去了，他的說話門使滔滔地開始了。

他所咒咀的是自己的職業，而所羨慕的却是裁縫。我以為一個人對於職業的選擇，是絕對自由的；如果不滿意這樣，不妨改做那樣；他又沒有大人，正可以做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實在用不着咒咀和羨慕；須知咒咀和羨慕，都是軟弱無能的人們所走的路。我想到這裏，不期然大聲的說——「大胆地向前進！誰敢說你一個不字來？」他說：「你年紀輕，能知道多少世務？從當業走到手藝，這一塊路上不知要隔了幾層阻力；便是一概不管的走到了，可惜像現在年紀，也沒甚麼的希望了。……裁縫匠呀！你此刻曬着太陽，縫着針綫，對唱着小調，多開心呀！……裁縫匠呀！……」一個人年齡老了，再改職業，也許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情；此外還有什麼的阻力呢？而且既走到了，和年齡還有什麼關係？「你年紀輕！能知道多少世務？」他不待我發問又繼續接下去說：「像我們鎮日價靠在櫃上，和叫化兒，強盜，賊打隊的營業；到晚上，耳朵裏還有爹的煙的聲音；有時捉老蝦（當舖裏一句習語——大約就是說對於當主的一種詐騙行為）碰着狹促鬼，躲不快，便替你臉上開了一個染坊，有冤也沒處訴。唉！你看裁縫匠呀！喫得好；穿得好；白白胖胖的大小姐，姨太太，青年守寡的少奶奶，談談笑笑；頭上的桂花油，臉上的胭脂粉，唔！好香呀！唔！一陣陣地好香呀！……還有洋錢！唔！還有洋錢！」靜了一會，已吸完了一箭潮煙，再躺下去燒着煙說：「這個勞什子，染上了足足的有二十年了。不知道有多少的銅錢，角洋，龍洋都給這個勞什子白化了！」「才」「才」你看：唔！又是一個弘化銅錢向煙斗洞裏鑽進去了！」「才！才！」「又是一個！唔！又是一個！……唔！兩角小洋又完了！」他把煙槍一丟，坐起來喝上一口熱茶緩緩地的說：「唉！現在的讀書，也沒甚麼的趣味了。以前考舉人考秀才，平步上青雲，多熱鬧啊！你的曾祖那一年從鄉試回來，和我的父親天天在堂前喝酒！就是後面的中堂。「你的父親恐怕還沒會生呀；你的祖父也有不得像你一樣的大，還在書房裏捉迷藏哩。」親戚家

裏先得到喜信的，一次兩次把他們的喜信往這裏來報；你會祖那時臉上的顏色，比水還難受；傍晚，縣裏先得到了消息，知道你的曾祖高高中在五名前的魁；還有做福建知縣的陳老爺——就是你的姑祖父，他還沒有上任去，就和充過江西學政的盛大人，都開鑼喝道的穿着全身禮服來道喜；那時你會祖方才哈哈地笑了。現在：洋學堂出身的，什麼洋舉人洋秀才；……一身都是洋臊氣，只好讓時務朋友去鬧把戲；像你們書禮之家實在是不配的！所以我勸你——也不必過於用功；用功出來，又沒有舉人秀才；還不如早一些兒睡罷？唉！這真正是天數！」

像這樣的議論，三次兩翻的向着我說；我那時真不知道：他究竟是懺悔還是洩忿？

一七 母親我不願意去

冬雨如霧樣繼續不斷地下來，亂飄密洒，散遍了大街小巷。牆頭的燕子花，東倒西斜，滿綴着飽和的水珠；一陣朔風，輕汎地一粒粒都打到對街別家的牆上；道傍的石板，在泥濘裏更賣弄牠紅紅青青的顏色；行路的張着傘，在白茫茫烟雨裏懂懂的來往。「泥水滑滑，哥

哥行不得！——在這幾天年關緊急的時期中，那裏還能夠打動有事人的心；只贏得滿耳履齒聲和草履聲，斷續雜沓地前前後後的響着。

是誰家的小孩子？真時髦！在殘年裏吹着新正的喇叭；一聲聲，一聲聲，從雜選風雨聲中傳過來，更覺得悲涼而慨慷。許多貧苦人家，舊欠待償，新債在忙；「老天爺！你真惡作劇；專和我們苦人兒作對，連一些晴明的天氣都不肯輕放。」從一個個低頭來往的臉色中，很可以猜得出他們心裏正作如是想：臘肉，醃菜，做年糕，母親在預備了；只該人的還沒該，人該的還沒去收；難道在這樣濛濛底空氣中，還要我出去嗎？然而這完全是事實問題：如果要說我不是可以不去？還不如說家裏除我以外有沒有人可以去？老媽呢？一個廚房已夠她的忙了；小使呢？那裏擔得了銀錢進出的事情；那末，只有我自己出去罷？去！去！「陽氣所發，金石爲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撐着傘兒向前行，管甚瀟瀟風和雨？

剛出了門，就聽得傘上的雨點沙沙地響；巷口的狂風，把牆頭滴水飄得四散亂飛，還牽住了衣裳，不許我自由地開步；好冷呀！擎傘柄的這隻手！換上一隻，又換上了一個，還是像刀一樣的割着。轉了幾個灣，行路的人更多了，抬轎的挑擔的收帳的憧憧地往來；那斷肉

叫賣的聲音，尤覺刺耳；路上好像灑了一重油，又滑又粘；擠着佢們的隊裏過去，走到了一家，進去，辦好了串出來；又走到一家，進去，出來。歸途裏兩手都有事情做了：一隻固然仍擎着傘，一隻也托着銀包；尤其是這托銀包的一隻——又重又硬，麻木得連門也不會敲，只把包蓋和門環相撥；憑藉這一些兒微弱的聲音，要在風雨裏傳到廚房老媽的耳朵，也只有命運可碰。

好了！裏面的中門居然響了，老媽用廚裙蒙了頭出來，說：「阿呀！你的棉袍都濕了！」「不要說罷！快給我倒一些熱水來！腳也浸透了！」我回顧着一直進去的曠：母親在後堂正預備上供，搖着手，說：「你要洗腳嗎？再等一會！今天已經是臘月二十三了，祖父的津貼還沒送來；「已濕的不會再濕」還是先去領錢罷？」「我不願意去！母親！天又寒，雨又大，我更不願見佢們冰冷的臉。」在我們講話的時候，婆婆來了；她說：「乖孩子，你不去，難道要叫你母親自己去嗎？可憐你母親除你以外，還有誰可以差遣？——弟妹小——快一些兒去罷！回來，就可以吃媽給你的烤肉了。」我拗不過她們，只得起身出去；那時正像犯過罪的囚徒，也許是瘋人院的癲子，什麼都不管，什麼也都不怕；隨手帶上了門，門也好像遷怒

似的發出高大的聲音。在這條路上，雨雖比前小了，天空裏已經有三四片雪花颳下來了；風停勢斂，連呼吸也凍住了。到了那邊，見着祖父母；把領錢的本意，倒覺得難爲情說不出口；還是祖母說：「你是來拿錢嗎？分了家，有錢可以拿了。……幸而爺爺早已經給你們備下了。」我就看見祖父交給我一包銀幣——老黃色的紙封，在我凍僵的手指裏，更覺得沉重；說甚麼「陽氣」「精神」？不過是我分內事，自然須我帶回去。到了家，婆婆已經走了，我的心臟還在胸膛裏怦怦地跳着，兩臂筋肉弛散到差不多要沒有了。

一八 這又不是我的事

我真不知道結婚是什麼的玩意兒！我只記得父親代我訂婚時，以爲：春季曬毛笋脯冬季隨雪裏紅，托人去辦，總不如自己的親戚；祖母也似乎很喜歡，她說：「以前長毛造反，在山裏避上三個多月；現在有了親家，不用到別處去躲了。」外祖母近年來，身子時常多病，她說：「秀才舉人沒有考了，這條心事我已經冷了；兒子已有了兒子了；女兒的兒子，能夠在我眼前看到作們團圓的日子，我的心花要開二十四朵了。」母親爲貫徹這種種的目的起見

，也許一半受着媒人和傍人的慫恿，老遠的擇了一個天德吉日，把正在求學的我叫回家去。其實婚期還遠，回去固用不着這樣的早；不過這個消息，同學們都傳遍了；一下了課，大家便當我是公衆開心的玩具；我受不了他們的侮辱，只得早一些兒請假了。

新婦房收拾完全了，嫁裝也已搬到了，新木器的臭氣和芸香的味兒，把做事人的心都薰昏了。結婚的一天：前後廳滿是燈彩；樂手們大打細吹的鬧；小孩子穿着新衣在喜棚上打滾；我隨着祖父替來道喜的親戚世交們磕頭還禮。傍晚：一陣亂嚷——說彩轎到了，我在房裏只聽得鞭炮聲——霹靂拍拍，鏗聲響亮，喝道聲和小孩子吵鬧聲雜選地一陣一陣隨風的過來；禮堂像火樣紅，萬燈齊明；我隨着儂相，在人叢中已看見紅氍毹上立着一個混身紅的新娘；那時好奇性和羞恥心同時興起，心怦怦地跳着；迷惑地不知誰給我運動筋肉，起倒了幾次，又把我拖到這裏那裏。晚間：兩位有年齡的祖親，講着吉利的說話，送我進房。

我第一件不慣的事：是和生人作伴！尤其是非我願意的生人！我不會吸煙，到此也只得把紙枚兒一個一個的燒。唉！這實在是太沒意思了！我三次兩翻想離開這裏走了，可惜我母親爲我費了這樣多的心思和金錢；而且她的父母，也一樣地要爲這件事情難過不了。好容

易說出一句連自己都不明白的話，算是開口了，好像空氣也起了一重變態，無如繼續的話又要吐在肚中想法。唉！這實在是一件頂困難的問題！其實這問題在別人身上是不算困難的，然而在我的心上便要感到不易；因為我平時並不會把這種問題放在心上，而且也不願意把來放在心上；現在她竟提到這種問題，叫未曾預備過的我來回答；真是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她為生活問題，年齡大了，不能靠爸，自然靠我；做了我家的人，對於我家的產業多少人口多少？急於要求一個明確的概念，也是一件分內事；可憐我實在愚笨，那時什麼在不知道，只會讀書。——石頭記裏賈寶玉說：「男子是祿蠹。」又說：「男子是泥做的，女兒是水做的。」她也是一個女兒身，為什麼這樣的混濁？

過了三朝，母親叫我去索還她指上的一只金剛鑽戒；因為這只指戒，本來是別家的；現在喜事已了，應該送還；然而我素常不喜和陌生生地人多口，更不願意向人有所需索；今天約了明天，明天又約了明天；到底還是母親自己直接交涉。本來直接交涉得了，何用中間一定要參加了一個無關緊要的我？

回校以後，聽說她也歸寧了，自後不時有人遞來消息，說——她時常哭泣，還說我只知

道母親不知有她。有一天，我在星期六下午去訪外祖母，母親正講着鑲戒；說：「爲什麼不肯去說？有了妻子便把母親丟了？」那時我精神興奮不知道已經達到了那一點，好像血管都要開裂，舌端不受理性的支配，腦子裏還沒得到感覺，「這又不是我的事！」耳朵裏已經聽見一句憤然的聲音，從我的口裏衝出。唉！我究竟傷了母親的心！

一九 你爲甚麼不上中堂去哭

學校僻在城外，前面臨江，風景殊覺不惡。同學四五百人，頂知己的只同班的六七八人；那時我們的生涯：——非詩則酒。酒是校規所禁的，只有星期六下午天，到城裏酒樓去謀一醉；歸途中，買上一籃橘子，沿着城邊大嚼，覺得別有風味；詩呢，東抹西塗，但求叶韻。

記得有一天，大家都在湖上，那時太陽光已經向西了，把湖水分做青黃兩色；一隻小舟輕泛地從汀裏進去，船頭帶着斜陽；我先得了一句「舟載夕陽還」的詩，引得同學們讚賞；後來他們就憑組織一個夕陽詩社，又因社名不吉利，到底又作罷了。大約我們當時所做的詩，偏於香奩，像墮歡血淚斷腸等名辭，時常喜歡在句子裏堆垛；而我們頂感到窘迫的地方，

便是詩料；離校舍近傍，雖也有一些名勝，因為刺激度數太多，感情轉薄，引不起興味來，反變做無病呻吟，實在太沒有意思了。

這一天，天氣很冷，窗前的雨又瀟瀟地落着，母親正在外家侍候外祖母的病，沒有在家，心裏想不出的難受。一位同學從門外進來，隨手闔上了門，說：「二月春風似剪刀！古人說話：實在不錯！」我勉強打起精神笑着，說：「出口成章，到底不愧詩人！姑安所得酒乎？」他說：「天冷雨又大，誰高興出去？我們要想酒喝？還不如謀諸阿木林！」阿木林也着，是另一位同學的別號；他在校裏是一個頂好玩的角色，甚麼想不出的事情，他在會做出來。

催睡鐘打過了，阿木林板着臉孔披着大氅進來，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居然辦到了一大瓶紹酒三四味過菜，緩緩地從他的懷裏拿出來。第一個高興的是密斯脫吳，他已經睡好了；聽見喝酒，又趕緊從床上跳下來，把前後玻璃窗一概用被褥堵住。大家胡亂地喝上幾口，那時窗外的雨聲已經住了，煖洋洋地又想要做詩；我還記得我所做的是一首七絕：「酒後風光誠不惡，眼前烟霧醉來無；屠龍逐鹿尋常事，拔劍狂歌缺唾壺。」那時又故作慷慨壯語了。

第二天催起鐘才響過；門房進來，說我的外家有人來叫我趕緊回去；待我追問來人時，

又說已經去了，而且把請假證也已經繳給舍監了。我在路中滿肚子的憂慮：「大約外祖母的病有些不好嗎？前星期我還去看過，覺得臉上雖瘦了不少，然而神氣還很清明，不至於……？萬一竟這樣呢？不至於……？」因為心裏想事，路倒不覺得遠了。進了後門，將轉到上房；舅舅正從裏面出來，眼眶紅紅地，見着我就哭起來了；我到此知道實在是不好了，趕緊撲到外祖母的眠床，她已經不在這裏了；又跑到中堂，女僧正在誦經，把我以前常睡的一張床正移在中間停着，床前垂着緞幃；披開幃帳，看外祖母也和父親一樣的直挺挺地躺着。我哭了，我那時的心又痛又愧，一個人跑到後廂房裏去哭，兩隻衣袖都濕透了。

逢的一聲！婆婆進來了，她說：「什麼啦？你爲甚麼不上中堂去哭？」一陣羞惡的情緒，從心地裏上來，反把悲哀減少了。我就問她——外祖母是什麼時候死的？她死的時候還記得我嗎？婆婆說：「她神氣一直很清明的，昨天半夜裏喝上了一口參湯，叫人挨起來要講話。她說：『我年紀七十多了，不可謂不長命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從病起一直侍候我到今朝，都很孝順的，我也心滿意足了。只半途裏女婿離我先去，不能送我上山，未免是美中不足；不過一個人那裏有全福呢？』說完咳了幾口，就噎了氣，大家忍不住哭了；誰知過一會

又慢慢地醒轉來了。那時你的舅舅和母親趕緊的說：「母親！母親！心要拿得定！母親！你再管我們幾年！可憐我們……」說到這裏，大家覺得酸溜溜地反說不上來，倒是老太太又說了。她說：「世上總沒有千歲的人！便是千歲，日子也要到的；誰不是丟了兒子女兒和許多多的產業去呢？但願你們把這樣的一戶家口，當得像樣！給別人看了，少說我一句話；我僕在九泉之下也哈哈地笑。還有我所愛的，不論是物件是人，你們仍舊要體我的心好好的去看護！不要自己心煩了，把佢們出氣！」她講到這裏，向着床下許多的人點點頭。又說：「也好！讓他好好的讀書得了。」這大約是說到你了……我聽到這裏，就發瘋一樣的跳起來；婆婆見着我把頭向柱子亂撞，嚇壞了叫救命；母親舅舅媽阿姆都趕來了，說：「你不可如此！外祖母不是叫你好好的讀書嗎？」我那時不會哭了，只悵悵地抽氣。——「唉！我的外祖母！」

二〇 我再來看你

從外祖母死後，上高的打雜的包菜的人們塞滿了下房；遠族近親也拖兒帶女的來了一屋

，連外祖母的一間也佔去了；和尚道士輪七的來誦經拜懺；天井裏搭上三個大喪棚；亂哄哄的足足鬧過七七四十九天，方才大吹大擂開鑼鳴道地一夥兒把外祖母靈柩送到高山上的石窟裏。辭過了靈，回來，不知道是誰已把燈彩卸淨了；中堂裏靜悄悄鎖上一座石磨，還插着一柄秤桿；裏裏外外櫥門腰門屏風都貼上雪白的紙片，連兩株桂花樹四枝山茶花的幹子上都有，好像在替老太太戴着孝。我暗暗地又偷洒了一陣痛淚，對着外祖母屋裏眠床衣櫥出了一回神，就一個人回到校裏去了。

學校的生活，上課遊戲；過了幾個星期，漸漸地把悲哀的情緒淡一些了。我想回家去看母親，料不到婆婆也正在我們的家裏住着——微胖的臉和以前一樣地慈善；我粘住她的膝，說：「婆婆！外祖母是已經斃了，」只講得一句，心裏一陣的悲酸，只能把可憐的眼光注着她：「你可不要去了？……」婆婆很慈愛的說：「我老了！還有甚麼用呢？以前，不是說誑，便是像石頭硬的核桃，只要往嘴裏一咬，便碎裂了；現在，連隨雪裏紅的葉梗也要生吞了。唉！年齡一老，什麼都沒意味。你叫我有些麼用？」「婆婆，我們難道還要叫你做事嗎？！母親也不會多你一個人！只要你願意，便在這裏終你餘年，有什麼要緊？」「乖孩子！你是多

嗎聰明呀！婆婆又不是你們家裏的人，那裏可在你們家裏靠老；死了，老骨頭不要給你的祖父丟出牆外去嗎？」這是我們的家呀！又不是祖父的。請你放心住下去罷？」「乖孩子！不必說了，橫豎我此刻也不去；只要你不趕我走，且待天氣暖和一些兒再說。」我那時實在再沒有理由可以和她說了，只希望她——多住一日是一日。

以後我每星期總回家一次；便是老師告假，有空，我也一定回家去看她和母親；去了，我總粘在婆婆的膝上，纏着她給我講小時所講的故事。她時常很快樂地笑着：「已經成過親了，孩子脾氣，竟還一些兒不改！」我不是不要知道她的行期，我所怕的知道了反覺得難過了；我也知道留是虛空的夢想，在這裏住的時間愈久，便是她的歸期愈近，不過我總沒胆量去問。

一天我從校裏回來，看見婆婆從外祖母家裏帶來的一張桌子一只衣箱三個大衣包和盛零碎的竹籃，都放在廂房外檐廂下的階石上；她穿着一件新的羽色布夾襖，正才整理東西；看見我，從她慈善的口裏，發出一種慘笑的聲音，說：「莫談曹操！一談曹操，曹操就到。」我本來不想給你知道的。現在既經來了，也好！就告訴你罷？乖乖的！你好好地在這裏聽母親

的話，用功讀書，出外小心，我是今天要回家了；只要老骨頭沒上山，一定再來看你。」又悄悄牽到一邊對我說：「你以後的脾氣，要自己留心了；婆婆不在這裏，是沒人敢在你母親面前去護短的！」我到此知萬難留她了，只好看牢她吃過早晝飯，一一和我們告了別；隨後我們一大羣的A把她送出了後門，看她上了轎；轎夫的腳腿漸漸的遠了，還聽得見她在轎裏——我再來看你我再來看你——的聲音。唉！我的父親早已死了；小時的遊伴：娶親的娶親了；出閣的出閣了；外祖母一死，現在婆婆又走了；愛我的只剩得母親和阿姆兩個人了，我只希望她們多多的康健幸福！萬一再有變動，那末塵世裏孤獨的生活，還不如……如果九原是有的，倒可團圓……

這是離我們結婚前十年雪門的家庭生活。

當他擬稿的時候，一會兒微笑，一會兒長嘆；

我知道他一定受不了感情的攻擊；

可惜我對於文學，素少研究，只能從傍冷觀。

現在發刊將完，把全書二十節目，

按着我所知道的空間和時間，劃做一表，

這也許是我對於雪門和讀者諸君的一箇小小幫助罷？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張紫環女士

